

欧阳

第89届奥斯卡奖落幕,最佳外语片花落《推销员》,这是伊朗导演阿巴斯·法哈蒂第二次斩获该奖,再次拨动了业内人士的心弦。

论科技、经济等综合实力,按照人们习见的常识,总体而言,伊朗都落后于中国,再有咱家自认为文化水平较高的编剧、导演成倍遍街干嘛的,何以他们能够,而我们未成呢?

这是宏大问题,基本属于不可言说的范畴。依鄙人之见,和科技文化经济等因素关联不大,咱家电影业者的心思都比较高远,时常是忙于远眺而无暇低视,再加上想象力有点没边,偶或有余暇来关注生活琐事也是大气魄、高格局,因之在奔行好莱坞展露容颜的路上走岔了道。

电影《推销员》我以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叙事。据介绍,影片通过妻子遭遇性侵、丈夫寻求复仇的脉络,讲述了普通人物的生活故事,在呈现传统观念于发展境域中遭遇道德冲突的同时,细腻地刻画出了人物情感、心理层面的张力。

也许归属于凡俗生活的说法有点主观了,毕竟对伊朗了解有限,而对其电影所知更少,仅只是在前些年传说小资喜欢的时候看过一些,印象比较深的是《樱桃的滋味》,它让我想到著名的陈词滥调: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故事如斯:厌世者巴迪自挖一坑,并欲付出优厚酬金给他人以坑埋自己,在找寻铲土填埋人的路上,阿富汗人、土耳其人、囚犯、士兵以及神学院学生等,皆聆听了他的弃世方略。或是因为难以理喻之惧怕,或是宗教禁忌,以及人道考虑等,他们都拒绝了,最后只有红尘老手巴德瑞欣然允诺。

老头不仅不劝诫巴迪,反而承诺按计划行事,以消除死者在屡屡撞墙后滋生的疑虑。为表示理解,巴德瑞讲述了自己生活中遭遇的烂事:体验过绝望,也曾决心离世,临了就在对樱桃实施终极品尝之时,忽然有了味道奇好之感触,一想到逝者再不能领享樱桃的滋味就改了主意。位居底层闲杂人员的老哥,以尘土生活画卷巧妙地将巴迪导引上了领悟之路:生活中还有樱桃般美好的滋味。

就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两三代人来说,面对小人物关于生活意义的布道,会牵出微妙的心绪。他(我)们饱受英雄话语熏染,即便黑灯瞎火,也必然放眼世界,基本不看脚下的土地。比起国家、民族,进而还有人类这样伟大的标的,樱桃的滋味,即便超越舌尖化为美好生活,那也只是三千弱水之一瓢,如何能够比肩远大理想般的崇高境界?为遥远的概念,为非世俗个体的折愿,时刻准备付出一切的心理暗示,尘埋了“樱桃滋味”般的底层生活判断。

事实上,现在的很多故事讲述,包括修仙、玄幻的作品,从中人们仍旧可以感触到那样的影子。现实的柴米油盐琐事,谁屑于去“发现”?

曾经也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有过余华的《活着》,无论是出品者细微的观察,还是孤单的叩问,这些试图从无序生活中寻迹(也许是无意识的)意义的铺陈,如今沉寂为孤单的存在:作品或还有,然而,响鼓重槌不再。

人们热衷于庙堂之中的帝王故事,倾心于正常、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非人英雄臆想,潮水一般对遥远的诗变态,对“大人物”着迷,而对自己,对芸芸众生的“苟且生活”却无语可说。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应该赋予寻常的生活什么意义?这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去想,但当您被“神话故事”熏陶得立志跻身成功人士的时候,不是被洗脑了,就是被“想象的伟大”遮蔽了。

扯得远了,不过,导演、编剧们追求卓越,想整个奥斯卡奖以资证明也是很正常的,既然如此,我觉得就应该惦记一下那些在还未理想但却很现实的全世里坚韧活着家伙们,他们的生活兴许喜怒哀乐更生动、更多。

别光盯着沙漠,沙粒的世界才栩栩如生。

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在京举办

本报讯 3月8日,由中国美术馆、清华大学主办的“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著名女艺术家常沙娜系我国著名艺术设计家、教育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她承载父亲遗志,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与应用,作为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本次展览以“守望”“凝萃”“传承”为三大主题词,贯穿了常沙娜在不同时期的艺术经历。展览通过常沙娜的壁画临摹、花卉写生、应用设计等不同类别的艺术作品,配合详实的文献资料,力图呈现常沙娜艺术生涯的全景,展现常沙娜多彩的艺术人生。(文艺)



王太生

江湖上的包子,在江湖上游走。江湖上的人,吃江湖上的包子,包子也有了一片江湖。

先说青菜包。菜包子其实就是素包子,从前我们小城有家“功德林”素食馆,那里的青菜包子,脐眼渗一圈黄油,那是素油,菜籽油。青菜包子,油少,不好吃。

朱自清说扬州的菜包子,“菜选那最嫩的,剁成泥,加一点儿糖一点儿油,蒸得白生生的,热腾腾的,到口轻松地化去,留下一丝儿余味。”

凭我的生活经验和对芸芸众生的观察,吃菜包子的人低调,吃肉包子的人张扬。我觉得瘦人喜欢青菜包子,胖人喜欢吃肉包子。

再说肉包子。30年前,我经常在肉联厂的食堂买肉包子,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经常在下午买,那时包子刚出笼,馅多皮松软,肉联厂的肉包子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肉包子,其次是在扬州开会,住商业局办

拿着这些手编作品,仿佛触摸到了父母日渐老迈的沧桑时光、行将流逝的工匠精神……

手编时光

张金刚

一直坚信,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的心更灵、手更巧,更善待日子,热爱生活。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原料,交于勤劳的双手,附带实用兼具艺术性的创意,便可化腐朽为神奇,编出精美的物件,点亮朴素的时光。

手编,极富生活情趣;经年累月,也造就了隐于民间的手编把式。记忆中,父母便是。

父亲的手编,豪放一些,擅长编篮筐。初秋,漫山的荆条,一簇簇,修长绵柔,茂密成林,收割的时节到了。父亲起个大早,麻利地磨好镰刀,麻绳搭在肩头,健步隐入深山老林。天擦黑儿,父亲驼腰背着大捆荆条闪进小院,荆梢一颤一颤地,如在招摇着收获颇丰。父亲坐定,用镰刀将荆条一根根修理光滑,整齐码好;兴致来了,还拣根最长最光最初的,高高举起,在空中“啪”地甩出声响,向忙晚饭的母亲和写作业的我炫耀一番,顿时笑声荡漾。

闲冬。父亲将荆条扛出,泡入村中小池塘;静待浸过水的荆条,变得更加柔韧绵软。一日,父亲随机抽出一根,在空中握出一个圆环,便是泡好了。取出,晾晒。寻个晌晴的午间,抱出一捆,开始编篮。数十根

荆条分理成几绺,贴地面打好如小太阳般的底盘,便胸有成竹地一根根续上、弯编、成形、收沿、起系;刚刚还七楞八翘、张狂不可一世的荆条,在父亲宽大力量的巧手间,顿时乖顺起来,根根抱团成为良材。用镰刀削去突起的荆条尾巴,美观、光滑的荆篮宣告完成。说来简单,实则复杂,没半晌功夫、数年功力,难以达成。

除了自家用,还要帮邻里;故摆开编篮的阵势,便要持续几日。其间,母亲侍候左右,递荆条、端热水,给父亲捶背,还要调转收音机电台保证证书、戏曲、新闻不断,如此,甚是温馨。除了变着花样编出大小、样式各异的篮筐,父亲还会编出装草叶用的花篓、挑粪用的粪篓、装肉用的肉篓、淘菜用的菜筐、装粮用的粮囤、架子车上用的荆笆等。荆条编出的农具、器皿,摆满了屋舍院落,服务着四季劳作、烟火日子,不可或缺,推陈出新。

春来,挑起粪篓,将储好的农家肥施入农田,静育一季丰收;挎起小篮,走遍田野,拨回野草喂肥猪鸡,或挖点野菜,尝个鲜儿。夏天,一篮接一篮的蔬菜,从菜园拎回,撑满了餐桌,滋养着全家。深秋,担着大筐,收回满地的玉米、红薯,满树的苹果、柿子;或着花篓,搂把回成堆的枯叶当柴烧。冬日,打了烧饼,蒸了馒头、冻了柿子、买了零食,都要装篮吊在房

梁,便于保存,更为防我们这帮贪吃鬼吃个没完。有时,调皮的孩子还会钻入粮囤捉迷藏,竟酣睡其中;有时跳入肉篓,充当十足“小鲜肉”;有时赖在篮中,硬让父亲当牛马,挑上天。手编篮筐,让紧巴的生活变得便利,充满情趣。

母亲的手编,婉约一些,擅长编草帽。麦收时节,麦田、麦场,热火朝天,一派繁忙。闲暇时,母亲会寻一个阴凉处拣麦根儿,捎带着将完好的麦秆一根根抽出、剥皮、捆好。麦收结束,一捆捆齐整、滑溜、光亮的麦秆也备足了。冬闲时,母亲将麦秆抛出,泡入桶中。不日,干脆易折的麦秆便温润柔软了,拿在手中,任人折弄。冬三月,母亲都会在忙完家务后,坐在墙根下、阳光里、火炉旁,熬热头,夜以继日地编草帽辫。

一根根麦秆次第接续,在母亲灵巧双手的摆弄下,顺服地被编成宽两厘米左右的辫儿;一点点延长,直到盘成盘、捆成捆。有时,母亲会抽出几根麦秆,编成小戒指、小手环,给旁边的孩子戴上,哄她开心,以防捣乱。待草帽辫量足,便可缝草帽了。一根白线绳,将辫儿一圈圈相互叠压缝制起来,先是帽檐儿,再是帽盔儿,完整流畅、一气呵成。眼尖的孩子会第一时间寻一顶戴在头上,兴奋地绕着屋里院里颠儿跑,惹得母亲可劲追赶,生怕弄脏弄坏。一顶两顶

城市异乡人

着,我想起,搬家前,男人向我要了些报纸。他说这些用不着,盖上干净。

男人的头盔挂在鞋架上,橙红的头盔,俏皮地画了3只兔子,挤挤挨挨很亲密。男人羞涩地说,是媳妇画的,儿子属兔,我们俩也属兔。

他媳妇很健谈,说他是第一次出来打工。他是农大的园林技师,培育桑蚕新品种,大棚种植,三年了,不理想,网上查到这边有个农大,他慕名而来跟教授学,一天两天也学不会,只好边干活边钻研。

媳妇俊俏。男人说是大学里费了老劲才追到的,媳妇老家产甘蔗,男人天天买棵甘蔗扛着去宿舍追她,用刀削皮,切成小块,用牙签插着,摆成大大的“LOVE”,这戏码没有感动媳妇,倒是有一次男人买的甘蔗里面发红了,他自己吃了,他回了宿舍,媳妇听同学说发霉的甘蔗易中毒,急了,大半夜的勇闯男生宿舍。当然,那晚,他没事,意外的是媳妇自投罗网上钩了。

他的农场也种甘蔗,专门给媳妇种的,跟她老家的比起来味道逊色多了,但是,她说,甜味不足爱情补,他的甘蔗两头甜。真是一对儿别致的小夫妻!

离开手机的日子

舒年

大郑是我的老同学,但他从西北背包游回来以后,却把我们每个人都埋怨了一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回复我的求助信息?”

我们所有人,都把那条信息当成了玩笑。这也不怪我们,这年月,电信诈骗防不胜防,发出那样信息的人,很容易与“盗号”联系在一起……

事情要从三周前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说起,一条莫名其妙的QQ留言打断了大家玩“DOTA”节奏。“我是大郑,手机坏了,现在在某某某某某村,能不能给我老婆带个话。”

“假的吧,一看就是群发的。”“大郑肯定被盗号了……”大家一致这么认为,一致“无视”了这条信息。“不能上当!”

这条信息就是大郑发的,大郑用笔记本电脑最后一格电,发出了39条求助信息,38人无视,1人回复,“你这个大骗子!”回复他的是前女友,然后拉黑下线。

那时候,大郑真的在一个小山村里,欲哭无泪。对于一个背包客来说,走到哪儿休息在哪儿,大郑返程的倒数第二天,歇宿在离家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原计划次日去县城搭车到省城,最后一天去机场。

但就在这个小山村里,大郑把手机掉水里了,没法再开机,山村里也难寻其他通讯工具。无法与外界联络,大郑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回到了“原始人”状态,进入“失联模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关上手机是很可怕的,因为,当你一直不回复老婆和老板的信息时,后果可想而知。

情急之下,大郑还记得自己带了笔记本电脑,但

数顶,扣摆起来,乳白、闪着光泽的草帽,除了家人遮凉防雨,亦可集市售卖,换点零花钱。

有时,母亲会买回各色毛线,用钩针编出各式毛巾,盖在茶盘上、电视上、被子上、缝纫机上,格外漂亮;冬来,还会编出漂亮的毛围巾,给早出晚归求学的孩子系上,美美地、暖暖地,很是自足。收获季节,母亲会把玉米穗连着苞叶编起来,挂满院中树,金黄金黄的,分外惹眼;会把青翠的香菜、雪白的大蒜,拧编成香菜辫、大蒜辫,晒干,挂在厨房,做汤时掐段儿香菜提香,炒菜时揪头大蒜调味,想来就很好。

手编,曾经寄予了父母那辈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更有对困顿生活的智慧打理。如今日子渐好,可父母依然对手编情有独钟,难以割舍,力所能及地编了精致篮筐、草帽送我送人,或是留用。拿着这些手编作品,仿佛触摸到了父母日渐老迈的沧桑时光、行将流逝的工匠精神、勤俭持家的朴素家风,又仿佛重回我那天真快乐的童年时光,心中满是回忆,一时无限感慨……



我的保人做得值。

两个月后他们要回老家了,农大的老教授跟他们一起走,他的执着和不怕苦感动了老教授,乐意亲自去指导。他和媳妇一起来道别,我要了小兔子的头盔作纪念,我看见它就想笑。

房东收房那天我没去,交接得清楚,房费电费水费卫生费都没亏欠,且擦拭得干干净净。有新房客入住,奇怪这房还飘着别样的味道,那种温暖的家特有的味道。

是谁说的,一棵树能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能推动另一朵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异乡人也能感染城市人,城市人也能感染异乡人,温情在来来往往间汇成人间暖流。



是用电脑上微信,也需要手机验证。无奈之下,大郑发出了最后的求助信息,但结果却石沉大海。

没有手机没有网,大郑在之后的48小时里过得十分无聊,也十分轻松。去县城的路上,他看着窗外莽莽群山,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另一个空间里,不用担心自己漏看了什么新闻,也不需要惦记着在朋友圈里要给谁点赞……

“仿佛身处一个平行世界里,没有烦恼,只有我一个人。”

当然,这样的平行世界还是和现实世界存在交集的,没有了手机,大郑在现实生活上碰壁连连。吃饭没法用手机结账,打出租车没办法网上约车,甚至到了酒店都破费口舌,因为他拿不出网上订单。

没有人知道大郑是如何挺过那如同原始人一样的两天跋涉,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坚持到飞机场,飞机场有WiFi,有电源。

但是,他到了飞机场才发现,那里的WiFi,也需要用手机来验证……

“失联48小时”的大郑登机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理打算,老婆摔盘子,老板拍桌子……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回到家里,太阳照常升起,到了公司,地球一样转动。

事后,大郑重新翻看朋友圈,发现手机进水的那一晚,老婆在和闺蜜逛街,老板在忙着晒小孙女,其实都没空理他。

大郑最近喜欢上了看书,“没有手机我照样能生活。我要多读书,摆脱手机!”

“书在哪儿买的?”“网上啊。”“用什么上的网?”“手机啊。”

看来,一时半会,他还是摆脱不了手机。

别人喊他“包子”。包子有时是一个人,有的人像包子。

写着包子,忽然想起一件趣事。有一次和文友鲁小胖子在江南古镇上吃包子,鲁小胖回来写一文,发在微信上,说他经常吃包子,他在文中写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包子如美人,美人如包子,白白胖胖,他大概是肚子饿了,抑或想起唐朝的美人,还“裁赃”这句话是我说的。

江湖上的包子,地分南北。我没有吃过大名鼎鼎的天津狗不理包子,但这并不影响我坐在上海街头小餐馆里吃一笼南翔小笼包,虽然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在我们那地方也有人叫卖,但缺少了彼时彼境的环境烘托,也就吃不出那个地道的包子味。

当然,江湖上还有孙二娘的人肉包子。那样的包子有江湖上的凶险与诡秘,大多数人吃包子,吃的还是自己喜欢的馅,就像每个人有不同的心思。

包子也有属性。早年我看到小城人早晨吃包子,小市民吃菜包和肉包子,教师、职员吃三丁包子,讲究的人吃蟹黄包子。

一人吃包子是独吃,二人吃包子成江湖。

包子的江湖

的宾馆,那里的肉包子也让人吃过难忘。虽然处在一个精致的年代,我还是想从前的大肉包子。

一个人吃包子,让人感动的是冬天站在寒风凛冽的街头自顾自地吃。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在街角一家包子店排队买包子,见一个卖小狗的中年外地人,站在狗笼子旁正在吃包子,那个人买了6个包子,站在寒风里吃,我看到他脚下笼子里的小狗冷得挤成一团。我有些同情那个人,他的这些小狗是从何处贩来?卖一条小狗能挣几个钱?他大概是没有吃中午饭,用包子充饥,我还同情笼子中那只冷得瑟瑟发抖的小狗,它们从何处而来,并不知道谁人在街头守候,寒冷之中吃包子。

吾乡百年老店“翠绿”的三丁包子,是肉包子的提档升级版。“三丁”,有肉丁、笋丁、鸡丁。吃三丁包子当然是坐在茶馆里吃,可不允许走着吃。当然,走着吃的人也不买三丁包子。

豆沙包子。枣子煮熟后,去皮去核捣烂制成的泥状物,称为“泥”;红豆研磨成粉,煮熟之后下糖胶,再煮成糊状,称为“沙”。某天,我在吃包子时,不禁莞尔。吃枣泥包子,想到田野中膏腴的泥;吃豆沙包子,想到大地上细细的沙。

有时候,某些人,为几只包子而产生一些嘴上纠